

靜然可以補病背賊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
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賦天下神人未嘗過
而問焉賢人所以賦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君子所以賦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

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郭註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

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

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趨舍各

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筆乘皆賊舊解目病也須溪云靜非藥也然

可以補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

不知背賊蓋養生家之術耳按直語云時

以手按目四眚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

道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眚披

賊皺紋可以沐浴老容

演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

毀而死者半免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

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

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跽赴河

郭註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其
波蕩傷性遂至於跽河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莊子翼卷之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莊子翼卷之七

寓言第二十七

慶三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謀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

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皆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

則不言而七見信危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

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及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

獨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

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故

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而物各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

昨為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常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壘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顛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

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役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

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被視三釜三千鍾如視鵲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既以縣矣謂係於祿以養也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

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采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

續三

四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其有鬼邪

郭註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為也不知死生所遇皆妙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

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

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續三

五

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衆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蠅甲也蛇虺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

影似形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

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及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切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湯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郭註唯唯肝肝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也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

續三

六

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水皮毛夏日水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
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
為哉悲天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
農石戶之農曰捲捲權乎后之為人葆力之
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
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狝狄
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
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
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
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
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

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
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
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
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
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
人董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
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
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
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

君也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
害所謂土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諫王之
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
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哲堯禪舜之重則

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
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
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
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
試之不如舜乎

韓魏相與爭侵地于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
有憂色于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書之言曰左手攬韓魏之則右手廢右手攬
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
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于華子曰甚善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
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
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
于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呂註

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
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聞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
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

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
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
宜及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

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者
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
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
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

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管見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
闔不容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
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煩
可測邪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

九

也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
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隨侯之重重當
作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韋去莊子未
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察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遣之粟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伏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
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
碧虛士甘陸沈無聞豈肯拙志而受無名之

祿苟狗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
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
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及屠羊臣之爵
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社之屠羊說

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
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
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
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
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
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
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
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
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
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

十

當願復及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碧虛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
無之夫竊勢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
聞此亦當知愧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奈
以為樞而甕牖二室禍以為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屣杖藜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
態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溫袍無
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支三日不舉火十

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
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
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
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

十一

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
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
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

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新傳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心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志則處富貴不知其富

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沈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

癯膚曾子顏色腫膾而水冠決壞顏回家貧處卑而饑粥絲麻之僅給三人未嘗惡

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狗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夫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疑獨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

人心最為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河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自能勝不如且

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精神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卷之道也故曰無壽類

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各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芋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

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絃而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

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歸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

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恭伯得乎丘首

呂註自顏闕禦寇至孔子皆不受人之爵祿施子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

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敘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竟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卡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

因督光而誅督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
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
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冠之以讓
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
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

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督光曰
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子胡不立乎督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
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燕也吾聞之曰
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
尊我乎吾不忍又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
堂一作水

郭註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
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遯高風遯世與夫
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
下隨督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
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
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
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

係故汎然從廢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
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
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
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
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
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
於人也忠信蓋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

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
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
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
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悅眾殺伐以要利是
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

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並
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
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顧高節矣
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
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
必餓死也

郭氏總註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
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

時慨然中路而嘆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
况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
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
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
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

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
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
天下貪冒之雄敢行暴逆唯聖人無迹故
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
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

之迹耶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
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
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
無迹之名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
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
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

續三

十六

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
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
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
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
丘請為先生往說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

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
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
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之心如涌泉
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
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
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
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
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
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

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
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膈多辭緣說不耕而食
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
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徵俸
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

續三

十七

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舖之膳孔子曰通曰丘
得幸於季願望履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
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及走再拜盜跖盜跖
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鼻聲如乳虎曰丘來
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

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
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
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
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
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

脣如激舟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
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
南使兵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
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

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
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
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
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
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

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
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
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
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

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水上故命之
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
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
則居居起則干干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
鹿其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

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
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
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
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
堂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縵衣淺帶矯言偽行

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
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
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
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
能止暴無非其平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軍

不成身直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遂於魯削迹於衛
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
道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
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

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
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
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
而強難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
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

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餘行非世抱木而死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
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公公
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
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

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
雖羅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
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
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

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是事則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
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

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
人死有時操觚有時之具而說於無窮之
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
意養其壽合者皆非通達者也丘之所言皆
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

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
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日
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
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
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

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
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
走料虎頭編虎須鬚不免虎口哉
郭註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
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

可御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直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子子張曰昔者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
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

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
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伯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弑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學三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充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蕪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賤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馬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蓋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憐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

學三

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

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譽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篋簞之聲口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後破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

學三

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瘳矣財積而無用朕膺而不含滿心戚離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了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說劍第三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悝王之意止劍亡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殺大王而遊王高半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不然善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髮于胡

胡

胡

胡

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王乃說悝之今天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

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命設戲請夫子王乃校

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較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敬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

肚而來須眉交白披髮輸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子

子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

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反吐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舡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

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吐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

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王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愛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水食不足徵賦不屬婦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

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操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

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欺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頽頽頽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

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懷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有畏影惡迹疾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

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遠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

謂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成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

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權樂處喪則悲哀志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無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成禮者世俗之所

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憂不與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以世俗之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

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後而身教之教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太子矣吾太子矣乃刺刺刺刺亦船而

延澤而行臨淵還車于路授綬孔子不顧將水波之不聞聖意不復登舟于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徒久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降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笠逆

三
天

立而夫子仰而瞿然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
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豈賢者乎孔子伏軾
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邁於禮義而不遜
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
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

下人下人不誠不得其精故長傷身無益惜
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且毀之且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廢物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
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
乎

莊子翼卷之七

莊子翼卷之八

列御寇第三十三

纒四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瓊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

纒四

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謀成光以

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鑿其所患夫饗
人特為食美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
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
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

已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
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
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頓杖箠之乎願立
有間不言而出賓積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
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

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
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揮而本才一作
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
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

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遊遊汎若不繫之
舟虛而遊遊者也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已內誠不
解則外自矜飾形謀成光舉動便辟而成
光儀也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使

人輕乎貴老言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
老之情篤也鑿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
亂生也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也保
汝者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
謂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

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
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
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支三年而緩為

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
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
而子為墨者予也聞胡嘗視其良既為秋相
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
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